

魯迅手稿全集

書信
第十二冊

目 录

一九三四年 六月至九月

致李小峰

六月一日

三

致曹聚仁

六月二日

四

致郑振铎

六月二日

六

致何白涛

六月二日

(缺字)

九

致杨霁云

六月三日

一〇

致陶亢德

六月六日

一三

致黎烈文

六月六日

一四

致王志之

六月六日

一五

致吴渤

六月六日

一六

致陈铁耕

六月六日

一七

致徐懋庸

六月七日

一九

致陶亢德

六月八日

(缺称谓)

二〇

致台静农

六月九日

(缺首页)

二一

致曹聚仁

六月九日

二二

致杨霁云

六月九日

二三

致曹靖华

六月十一日

二五

致杨霁云

六月十二日

二六

致母亲

六月十三日

二七

致台静农

六月十八日

二九

致杨霁云

六月十八日

三一

致曹靖华

六月十九日

三二

致郑振铎

六月二十日

三三

致陈烟桥

六月二十日

三四

致徐懋庸

六月二十一日

三五

致郑振铎

六月二十一日

三七

致王志之

六月二十四日

四〇

致楼炜春

六月二十四日

四一

致徐懋庸

六月二十五日

四二

致何白涛

六月二十六日

四三

致郑振铎

六月二十六日

四四

致台静农

〔六月二十八日〕

四六

致李霖野

〔六月〕二十八日

四七

致曹靖华

六月二十九日

四八

致郑振铎

六月二十九日

五〇

致陈铁耕

七月三日

五一

致郑振铎

七月六日

五二

致王志之

七月七日

五五

致徐懋庸

七月八日

五六

致徐懋庸	〔七月〕九日	五七
致母 亲	七月十二日	五八
致陈铁耕	七月十二日	六〇
致徐懋庸	七月十四日	六二
致吴 渤	七月十七日	六三
致杨霁云	七月十七日	六五
致罗清桢	七月十七日	六七
致徐懋庸	七月十七日	六八
致徐懋庸	七月二十一日	六九
致黎烈文	七月二十五日	七〇

致何白涛

七月二十七日

七一

致唐 弢

七月二十七日

七二

致徐懋庸

七月二十七日

七四

致罗清桢

七月二十七日

七五

致韩白罗

七月二十七日

七六

附：《母亲》木刻画序

七七

致曹聚仁

七月二十九日

七八

致母 亲

七月三十日

八一

致李小峰

七月三十一日

八三

致陶亢德

七月三十一日

八四

致徐懋庸	八月三日	八五
致郑振铎	八月五日	八七
致徐懋庸	八月七日	八九
致唐 弢	八月九日	九〇
致母 亲	八月十二日	九一
致李小峰	八月十二日	九三
致曹聚仁	八月十三日	九四
致郑振铎	八月十四日	九六
致黄 源	八月十四日	九七
致楼炜春	八月二十日	九八

致母 亲

八月二十一日

九九

致母 亲

八月三十一日

一〇一

致姚 克

八月三十一日

一〇三

致赵家璧

九月一日

一〇五

致王志之

九月四日

一〇七

致郁达夫

九月十日

一〇八

致母 亲

九月十六日

一〇九

致徐懋庸

九月二十日

一一一

致楼炜春

九月二十一日

一一三

致何白涛

九月二十四日

一一四

(字残)

致曹靖华

九月二十四日

一一五

致黎烈文

九月二十五日

一二六

致郑振铎

九月二十七日

一二七

致母亲

九月二十七日

一二九

致郑振铎

九月二十八日

一二〇

致黎烈文

九月三十日

一二二

一九三四年 六月至九月

山王國軍

小篆之：

而此書印文已印好，因信其佳，即寄不
候，希明本者于任中來寓一取。來時
另携兩枚書三本，言印者印了，下在此
帖上，而付去之印，刻成爲千四百九十七枚
也。

桃色的雲，少向翰紙板，上希一係帶來，
因今年在如卿修文，故送于諸弟前，設法
與一筆沈歟，以好藉山設法耳。

此上 廿一夜

聚仁先生：

惠函奉到。我之寫畫，素同未解確答，但以主
度之，論理，是該用什麼筆都可以的。不過估用
鋼筆，外用手腕加上一層鋼筆之難——刮紙，墨
完，寫——似合筆者更覺吃力，所以大約還是用
鉛筆——畫用的鉛筆——為是。

前回說起的事，是健偽自由書之後的唯風
月談，去年年底，早已被人約去，因此使到一
文先生為難，所以不印計印。現在印起來，還
是須照舊約的。對於羣衆，只好以從簡為要。

我之初指为浮野，今年是中二次。记滔十来年
前，因爱罗先珂以警中国独立，上海报上已说
是由我授意，而我之报因，创因女人是日婦云。
今之变，该公及其以兒，盖六四之中国已特
豪德，故在竭力引求美国者以任归罪，以开
列刊之以明正归然于在林，即其意也。

然而变遽至速，不必一二年，创谁为浮野，任了一
目了然矣。

此复印信

道安

廷安

六月廿

西諦先生：

五月二十六日信，今日午已收到。去年年底，先生不是说过，十竹齋箋、衡文堂等已集出了麼？前日有内山書店一員從東京來，他說他見過，是在的，但文求老頭子惜字不愛，他以為這可以洋重價。又見文求今年書目，創書名不到在內，他盡藏起來，多作寶貴了。我們的翻刻一出，可使山室落价。但我們的同胞，其也刻的慢，其終，然之想，固主令之人佩服，然一生中也就做了多少事，奇怪古人之要作此，蓋非山刻之似多看書也。年內先印兩種，極好。舊紙及毛也，最好且不用，蓋印行之意，應布者其一，久存者其二，所以紙供沒求其耐久。仿古得到，不用若羅紋紙，要山種者必非精窮人，每半書數毛多不足以餒其氣。又聞有染成顏色，成為舊紙之狀者，仿染工不覺而用原料不至使紙使脆，似宜紙似上可用耳。

另送百二十張以製書及版，也是最要緊的事，這些函，書事似疲甚，其後看，了。看近日作，于七時衣暇什點言論矣，印面說在的事，衣服器具，也諸從甚多，好像話公于裸體模結兒之外，都未留心觀察，然而裸體面印不佳，年月之東方雜誌（也卷上後）上有書畫明所以之「裸女」，若其彷彿奇態

有特大之乳房一枚，係是真人，以此者是不常見的。蓋中國藝術家，一向喜歡介紹歐洲九世紀末之怪畫，一怪，即便于胡為，于是畸形怪相，遂漸漫于畫苑。而到一派，則以為是革命藝術，都應該大刀闊斧，打破北鼻，出眼睛，大拳頭，不然，即是害族。我這回之印引玉集，大半是在供以厭諸公之考攷的，其中多少認真，較密，那有仗着天才，一揮而就的作品，倘有影響，則幸也。

引玉集即三石印，序跋是在上海排好，打了低板字去的（但他們竟無倒了兩三，印，既，整行，連通盤在內，共三三二十元（含中國錢），但印中國木刻，恐怕不行。引玉集原圖，本多小塊，所以書不妨小，這回却至少非加大三分之一不可，加大的印價，日甚已去五元，活費以多通和。大約每本六十圖，刻去五元，五元，五元，而平，或本多在九元至三元半，售價至少也活至五元了。

我私家非投稿之下，而可免又不多，這一路，任印去做，寧且往，反要不已。在公塘事印其一，我以為大丁墨之不理，一種辯論，廢時失業者，寧不如閑坐也。近來特報攻擊，惜而安之，微令誣我以下此之罪，上不想置辯，而至今上終未死，可見與此輩講理，乃反而上當耳。例如印下這畫，常以紙上畫一鳥電，然于人之背上，最好是毫不理睬，若認真與他們辯論自己之非鳥電，牛非電